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一 石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

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

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

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麼

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來

善知識具燭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廬州天王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

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

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日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

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  
若何師曰今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  
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  
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尚何得特地石四師曰爭  
奈岳陽關頭石四何僧無語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

句師曰舉起分明白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  
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  
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石四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  
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  
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  
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  
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  
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  
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  
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閻黎曰爭奈轉不得師  
曰無用處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

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真如涅槃師  
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堂總似今日  
老胡有希望然燈佛不如閻黎總似今日老胡  
絕望閻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  
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

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觸體還知麼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

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

待師曰瓦盃竹筋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

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福化克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裏不曾容易對閻黎曰如何得相承

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捩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石昌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

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

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廚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閻黎豈不是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郢州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撲毬曰有毬即撲無毬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幅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暮歸檀特

五

襄書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餽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毬祇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塔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

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測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塔即英州樂淨舍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

親行此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  
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  
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  
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有意

古語

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九師曰  
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  
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問如何是

樂淨境師曰滿月圓圓菩薩面庭前棲樹夜

義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

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  
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  
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  
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

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  
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  
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爲  
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雨霧霑羣生  
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柅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  
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  
路上問知音

###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鉤獮龍曲鉤

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  
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拊掌意  
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師便打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達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

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

吾

八

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

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

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

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勲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

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原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却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

吾九  
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

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  
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

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

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  
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  
染皂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  
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裁三箇  
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  
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  
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曰舉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  
曰過去間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

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  
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  
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真不掩僞曲不

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  
荆三汴四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  
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  
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癱  
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  
石頭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

+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  
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  
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豎起拄杖曰大眾會麼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

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

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蘄州四祖志諶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多年松樹老粼皴間葉落歸根時如何  
師曰一歲一枯榮

襄州興化泰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長僧貌醜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閻曰合  
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鄖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鸚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  
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

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

石

十二

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  
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  
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  
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  
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

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甕瓦泥  
土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  
是大人相師曰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  
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  
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踏破草鞋赤腳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

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  
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清淨還有地  
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

石門

十三

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  
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  
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糁椒蓋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  
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  
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祇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  
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舍明  
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子懷胎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  
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  
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  
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  
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荆棘叢林荆棘  
圍繞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  
林荆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  
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  
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  
雪峰輶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畲且  
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  
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畲須是燒  
畲人瞽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上

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電  
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電子  
打破觸體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  
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  
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

十四

空鑛觸體破

十四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  
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劍樹刀山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溫曰如何領  
會師曰上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  
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覲面相呈時如  
何師曰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

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叅罷山至  
察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  
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  
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  
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

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  
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入門便見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  
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

十五

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  
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  
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  
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  
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

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

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覩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

吾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

更道師曰某甲合契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

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虔州丫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

泐潭謙禪師法嗣

師豎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峯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輶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石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

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雨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昇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

石臼

十七

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迴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如何是和尚關捩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如諸人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

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和尚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  
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  
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職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

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爲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  
師曰山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  
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寢脩途託至於  
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  
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

四

十八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

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  
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  
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  
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  
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  
麼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  
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薦福古禪師法嗣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  
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  
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

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宴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石西

十九

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爲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觀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暝然而逝茶毗獲設利建塔石西

青原下九世

###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

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漓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

聲色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

石函

二十

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

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

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

還知鉢盂鎖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蓦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

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沴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

石函

壬

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滌波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間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冠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鑑

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塔于

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  
眼師曰墮坑落塹

漳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  
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  
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  
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  
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培道便好回去更要

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

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  
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

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  
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  
觀天土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  
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

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  
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  
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  
成佛道

黑水環禪師法嗣

義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

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  
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抵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

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麼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腳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腳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潭州雲蓋志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櫻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禁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

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

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

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榔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  
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  
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  
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  
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

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鷄鳴

天已曉趙州庭前柏打落青州棗咄

音釋

簷

都騰切

音波

七倫切

音婆

皮細起也

音婆

逐甲切

音婆

呷也

波

通禾切

音波

同光鳥光切

音波

呷也

音波

呷也

音波

於

光影

都騰切

音波

通禾切

音波

同光鳥光切

音波

呷也

音波

於